

徐雅雅 王咏虹



告密者

群众出版社



徐雅雅 王咏虹

告密者



群众出版社

1984年·北京



2 039 4292 0

告 密 者

徐雅雅 王咏虹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93千字 插页1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贵州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15 定价：0.47 元

印数：000001——242000册

内 容 提 要

正在桂林演出的舞蹈演员陆鹿，突然接到其父逝世的电报。等她赶回家中，才知已有人假冒她的名义打长途电话给火葬场，将其父遗体火化，并发现其父遗留的巨款被盗。

刑事侦查员沈剑获悉陆鹿的父亲生前曾被诬为叛徒，并为寻找可以澄清其“叛徒”问题的证人四处奔走，于是抓住这一线索，步步深入、层层突破，最后终于将出卖革命同志、隐藏达三十二年之久的真正告密者捉拿归案。

作品文笔清新，情节曲折、扣人心弦。

目 录

第 一 章

- 一 舞台上下……………(1)
- 二 晴天霹雳……………(11)
- 三 菊花老人……………(14)

第 二 章

- 一 雪夜重逢……………(21)
- 二 疑云重重……………(25)
- 三 死因不明……………(33)
- 四 寻踪觅迹……………(38)
- 五 矢口否认……………(41)
- 六 漓江清清……………(46)
- 七 皮制纽扣……………(50)
- 八 意外发现……………(60)

第 三 章

- 一 边城之夜……………(75)
- 二 金蝉脱壳……………(86)
- 三 跟踪追击……………(95)
- 四 血泪往事……………(101)

五	钻石交易.....	(116)
六	首战告捷.....	(123)

第 四 章

一	雪途拚搏.....	(127)
二	智截逃犯.....	(130)
三	飞龙桥头.....	(136)
四	毒药美酒.....	(140)
五	残阳如血.....	(155)



第 一 章

一 舞 台 上 下

“我出生的那天正下大雪，我演的第一部舞剧又叫《雪魂》，莫不是我这一生真的和雪有缘份？”在剧场化妆室里，女演员陆鹿一边对着镜子描眉，一边又沉入了遐想。

“现在打第一遍预备铃，观众已经入场，请第一场演员赶快做好准备！”广播器里传来老剧务周莱的沙哑声音，这声音引起了后台化妆室姑娘们的忙乱。陆鹿赶紧把眉毛描了几下，然后眯起眼睛，象一个画家审视刚脱稿的作品一样，打量着镜子里自己的影子。对着镜子里那位纱裙裹身的窈窕少女，她的眼里洋溢着满足的神色。这时，她从镜子里忽然瞥见周莱正在门口向她打着催促的手式，便忙提起曳地的白纱裙子，象一朵轻柔的白云，飘出了化妆室。

陆鹿跑到前台，看见舞台上那晶莹的冰宫，透明的宝座，天幕上挂着的两片巨大晶亮的雪花，心中又是一阵难以抑制的激动：“爸爸，此时此刻，你

要是在舞台下坐着看我演出该多好哇！”陆鹿的眼角湿润了，她撩起缥柔透明的纱袖，把泪花轻轻蘸了下来，然后转身到舞台侧面，努力使情绪尽快平静下来，等待着幕启。

这次是陆鹿所在的长春市青年歌舞剧团，应邀来到桂林演出民族舞剧“雪魂”。剧，是根据朝鲜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陆鹿扮演剧中的女主角——雪娘。

陆鹿已经二十七岁了，这样的年龄初次扮演舞剧主角，比起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十四岁时就小有名气，我国民族舞蹈家赵青十八岁便成功地扮演了“宝莲灯”中的三圣母，不能不说是太晚了一点。正因为这样，陆鹿更珍惜这次演出的成功。多年的汗水和泪水没有白流，执着追求的幻梦终于变成了现实，她要把妈妈的聪颖、柔媚，爸爸的刚毅坚韧，自己的火热青春融进绚丽多姿的舞蹈中去。

“小鹿，”周莱沙哑的声音打断了陆鹿的遐想，“快到你的位置上去，最后一遍铃马上就要响了！”

陆鹿点点头，整了整头上镶满乳白色玻璃珠子和亮片的雪花状银冠，周莱帮助她把一块长方形银纱盖在头上，她微微闭上眼睛，定了定神，向舞台中心走去。在那里，威严华贵的宝座上，坐着威严冷酷的天后。

周莱抬起手，手表上的夜光针指着七点十五分，他拉响了电铃，“铃——铃——”大幕外的人声静了下来，接着响起一阵掌声，这是观众在向乐队

指挥致敬。序曲的音乐响起来了，遍钟叮当，似星光闪烁；云锣阵阵，拱托出天宫森严气氛；富有朝鲜族音乐特色的唢呐吹响了，象征着人间火热的生活。接着，小提琴哀婉的独奏，给人以深远、神奇之感……大幕徐徐拉开了。

周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雪娘，这个平素很严肃的老剧务，一只手情不自禁地伸进口袋里，紧紧捏住里面的一份报丧的电报，手心里潮乎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花白的眉毛颤抖着，眼里闪着泪花：“唉！陆鹿啊，这不幸的消息叫我如何对你讲呢？……”他的双眼潮润了，他的视线模糊了，他垂下了眼睑沉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陆鹿的母亲牟清莲是这个舞剧团的创始人之一，五十年代初曾作为我国青年艺术家到不少友好国家访问过。周莱是那时男子舞队的领舞，曾一度热烈但又默默地爱着她。谁知牟清莲却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了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工程师——陆黎枫。周莱开始很不理解，但后来终于明白了，陆黎枫之所以深深地吸引了牟清莲，不仅仅在于他英俊的外表、潇洒的风度，而在于他深沉的内在情感，宽阔的胸怀，渊博的学识，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周莱明白了这些之后，便把自己尚未表达的爱情埋在了心底，他暗暗地祝愿这对恋人美满幸福。在小陆鹿五岁那年，陆黎枫被打成了右派，后来又突然升格为反革命，送到遥远的青海去劳改。据说是有人书面检举陆黎

枫曾经叛过党，有出卖并枪杀共产党员的血债！后来传出陆黎枫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的消息。牟清莲承受不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一病不起。周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照顾清莲母女的责任。五年后，牟清莲病逝了，周莱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商定，把陆鹿接到自己家里，当作亲生女儿抚养……

“轰”地一声巨响，震撼着舞台，这是鼓声在轰鸣，序幕快结束了，天幕上渐渐升起一座雪山，把雪娘托上半空。

周莱望着被舞台升降机升到四米高空中的陆鹿，只见从陆鹿的眼神里射出一道怨恨、悲戚的光。她在小小的不到两平方米的平台上做了一连串漂亮的点地翻身，象平地卷起一团雪的旋风，紧接着是一个楚楚动人的柔美造型……观众掌声雷动。

大幕拉上后，周莱转身离开前台，心事重重地按住口袋，仿佛那里面装的不是一份电报，而是一颗破坏宁静幸福的炸弹。周莱心里思绪翻腾：“怎么对她讲？怎么开口？这消息对她打击太大了，她承受得住吗？”他犹豫着，望着舞台上穿梭般换景的人们，竟一时忘了舞台监督的职责……

换景的演员和工人们，迅速布置好一场富有朝鲜风味的布景，陆鹿是负责小道具的，她利索地把老玉米、红辣椒、大蒜挂在“房檐”下，然后跑向后台换装。她刚一推开化妆室的门便愣住了：她的男朋友、京剧团演员谭侠意外地出现在她眼前。

“你怎么来了？”陆鹿又惊又喜地问。

“想你。”谭侠深情地微笑着。

“想我？”陆鹿还没从惊奇中清醒过来，“为了我，你从长春跑到桂林？”

“难道不值得？”谭侠伸出双手紧紧抱住陆鹿的肩，“我……”

陆鹿从谭侠强有力的手掌里挣脱出来，小声说：“别这样，小心有人看见！”

谭侠把双手抱在胸前：“谁看得见？这是女主角化妆室，别人不敲门能随便进？”

陆鹿嗔怪地瞪了谭侠一眼，一扭身坐到镜子前面，把头上的水晶雪花冠摘下来，放下盘在头顶上的长辫子，拢了拢头发。谭侠马上十分在行地给她戴上一串红白相间的尼龙纱花环。陆鹿娇嗔地对着镜子中的谭侠笑了一下，又问：“告诉我，你到底为什么到桂林来？是不是没有请假？”

“哪里，小生哪里敢？”谭侠用京剧韵白的腔调答着，“啊，娘子，小生所在剧团，即将赴广州演出，吾等三人奉命先行，小生趁在株州停留之时，特地告假，转车前往桂林，一来么看望娘子，二来么，是为令尊大人购买药品也！”

“我爸爸？他怎么啦？”陆鹿有些紧张地追问。

“没事，没事！”谭侠忙安慰陆鹿，“他正在吃胡老先生开的中药，效果不错，就是缺一味。”

“哪一味？”陆鹿着急地问。

“蛤蚧！”谭侠说着，掏出一个大信封，“看，我已经把它搞到了！”

“啊！”陆鹿惊喜地睁大眼睛：“搞到了？谭侠，你真好！”她不由自主地扑到谭侠的面前，吻了他面颊一下。

谭侠象触了电似的浑身抖了一下，仿佛不相信这是真的，这美丽的高贵的“雪娘”竟会吻了自己！他刚要上前，想就势把陆鹿揽在怀里，门“噤、噤、噤”敲了三下。

“请进！”陆鹿忙坐在镜子前整理花冠，尽量用平静的声音回答着。

门开了，一个身穿银色衣裤的姑娘进来了。她看见谭侠，愣了一下：“谭侠，你这个大武生的跟斗比孙悟空不差呀，一个跟头追到桂林来了！”那姑娘不无讽刺地说着，走到墙边去穿那银色的软靴。

“得啦，文佳妮，我的霜姑娘，你在台上冷若冰霜，在台下该热火点，别把小伙子们都冷落了。”

“小陆，第二场快完了，你快换衣服吧！”文佳妮没有理睬谭侠的玩笑，穿上舞靴，径自走了。谭侠耸耸肩，宽和地笑了笑。

“你先出去吧，我要换衣服了！”陆鹿命令道。

“鹿鹿，我……”谭侠反而坐在椅子上了。

“你出去吧！呆会儿在剧场门口等我。”陆鹿连哄带劝地把谭侠推出门。她靠在门上倾听着，直到听着谭侠的皮鞋声渐渐远去了，她才松了口气，笑了一下，脱下了曳地的长纱裙，换上一身雪白的绸裙，穿上雪白的缎子软靴，在下一场里，她扮演的雪娘将和人间青年朴英顺相遇，这里有一段富有民族

特色的双人舞，雪娘的感情从恐惧到疑惑，从疑惑到喜悦，情绪起伏很大，几个青年演员都难以胜任，而“老”演员陆鹿却演得很好。受到同行和观众们的赞赏，可有谁知道，她也曾有一段类似的深刻的体会呢？

现在陆鹿在舞台上跳着，时而象追风逐浪的海燕，时而象琮琤流淌的清泉，她的眉心凝聚着深情，她的眼睛放射着渴望自由和爱情的光芒。男舞伴体态俊美，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两个人配合默契，优美深情的舞蹈，把观众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侧幕条的周莱望着陆鹿，黯然神伤，他的表情与台上那优美欢快的音乐舞蹈那么不相称。这使在一旁候场的女孩子们都感到有些奇怪：“周剧务今天这是怎么啦？陆鹿跳得这么好，他怎么还不满意？”她们知道，为培养陆鹿，周莱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就是在陆鹿因为父亲历史问题的株连，被轰到农村去劳动时，周莱也没有放弃对陆鹿的严格训练。

这是霜姑娘的音乐旋律，文佳妮上场了。她板着面孔，向姐姐雪娘宣布着母亲——天后的旨意：速速回冰宫。雪娘恳求着霜姑娘，霜姑娘一挥手，青年朴英顺手中的金达莱花顿时发黑了……

周莱把目光转向观众席，发现第一排有个圆脸小姑娘特别进戏，那女孩急得似乎快流泪了。

演出顺利地进行着，九点三刻，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大幕闭上了，陆鹿匆匆忙忙地卸了妆，拿起

小提包就往外走，想送完谭侠后回住处给爸爸写封信，告诉他，自己在南方的第一场演出是成功的！她刚走到休息厅，迎面撞上了脸色阴沉的周莱，不禁停住脚步：“周伯伯，您怎么了？”

“没……没什么？”

“您是不舒服？还是因为我今天跳得不好？”

周莱的嘴张了张，实在不忍让陆鹿在演出后还未来得及休息就陷入难以解脱的悲哀中，便摇摇头。这时一个圆脸小姑娘闯到他们中间，满面春风地对陆鹿笑着说：

“姐姐，我叫金花子。”那小姑娘行了个礼，自我介绍着，“我是吉林延边一个边远农村的共青团员，随团中央组织的少数民族优秀团员旅游团到桂林来的。我特别喜爱舞蹈，姐姐，你教教我好吗？”小姑娘的口气很诚恳急切。

陆鹿看看周莱，周莱退到了一旁。陆鹿不好拒绝金花子的热切要求，便热情地回答：“我跳的你看，你跳两段给我看看吧！”

金花子大方地走到休息厅中间，彬彬有礼地向陆鹿鞠了一躬，唱着朝鲜族民谣“阿里郎”，跳起舞来，她的舞姿顿挫有节，手眼收放有度，情绪欢快、明朗，卸了妆的演员们渐渐围上来，形成一个半圆形，欣赏着小姑娘的舞蹈。一会儿小姑娘哼的曲子突然变得忧郁起来，动作也放慢了，那神态，那动作分明溶汇了刚才陆鹿在《雪魂》里的动作，陆鹿简直看呆了，她没想到金花子有这么好的舞蹈天赋。

“陆鹿!”谭侠一声呼唤把陆鹿吓了一跳,“你怎么还不走,你不知道我要赶火车去广州吗?”说着,他不由分说地拉着陆鹿就走。

金花子撅起小嘴停止了舞蹈,她追了陆鹿几步:“姐姐,姐姐!”围观的演员们望着他们,善意地笑了。

陆鹿甩开谭侠的手,走过去轻声对金花子说:“金花子,你跳得真好,把地址留给我吧,有机会你到长春去找我。”

“姐姐,”金花子失望地揉着飘带轻轻地,但又是清淅地说:“你有事,我不耽误你了,希望姐姐有机会到我们金河屯来做客!”说完有礼貌地一鞠躬,轻盈地走了。

陆鹿回过身来,刚要说“咱们也走吧?”可突然发现谭侠的脸色变得非常阴郁,她不由得有点惶惑,轻轻地叫道:“谭侠……”

谭侠勉强笑了一下,拉着陆鹿走出剧场,边走边问道:“她,叫什么?”

陆鹿奇怪地眨眨眼睛:“她叫金花子呀,怎么啦?”

谭侠猛地停下脚步,有点生气地说:“怎么啦,怎么啦,难道你不理解我,我不愿任何人占用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快走吧,火车快开了!”

谭侠要了一辆出租小卧车,小卧车以最快速度把他和陆鹿送到了火车站。一路上,陆鹿一直沉默不语,直到随谭侠走进候车室,脸上的“冰”才化

开，挂上一层浅浅的笑容。

谭侠看到了这一点，马上不失时机地跑到车站小卖部买了一大袋装璜新颖的川贝柠檬李和一小袋上海出的软包装牛肉脯，笑吟吟地放到陆鹿手里，陆鹿心头的不快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她望着谭侠，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一丝甜甜的暖意却在不自觉中袭入她全身。

“注意身体，”谭侠轻柔地说，“我就怕你上台不要命！”

“你不也是一样？”陆鹿小嘴一撅，“锣鼓点子一响，你不也是个‘拼命三郎’？”说着，她禁不住笑出了声。

突然，她脸上的笑容凝住了，因为这时，她看见远处有一个姑娘的细高身影，这身影非常熟悉，很象是一直和她住在同一宿舍的文佳妮，她来车站干什么呢？陆鹿把这一发现告诉谭侠，谭侠的脸色唰地变得惊慌失色，一下失去了往日的深情和温柔，竟然变得那么陌生，那么可怕。

沉默了好一会儿，谭侠才冷冷地说：“那是你多疑吧？文佳妮曾经追求过我，可我爱的是你，不是她。你不必多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车站铃声响了，紧接着火车拉响了汽笛，谭侠匆匆向陆鹿道别说了声：“我走了！”扭身便上了火车。当他在车厢窗户前寻找陆鹿的时候，发现陆鹿也已经走了。

二 晴天霹雳

已近半夜，舞剧团下榻的榕湖宾馆却仍是人声不绝，演员们从剧场回到这里，刚刚用过夜餐，兴奋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乐器声、歌唱声和着笑声，不时从一个个窗口传出。

陆鹿伏在床上，感到四肢很是疲乏。她微闭上眼睛，心里仍想着刚才送谭侠上火车的情景。

“陆鹿，陆鹿，”门外响起轻轻的敲门声，陆鹿立即听出了那熟悉的声音是周莱。

周莱走进门，神色哀婉沉痛，眼睛不敢直视陆鹿，他身后跟着脸色苍白的文佳妮。

“出了什么事？你们怎么啦？”陆鹿急忙问。

周莱声音嘶哑，一只手插进口袋，低声说：“陆鹿。你要镇静，家里来了电报，你父亲……”

“什么？”陆鹿不相信，“我爸爸？他，他不会出什么事吧？刚才谭侠还说……说他挺好的……怎么又……”由于紧张，陆鹿有些口吃。

文佳妮把脸背过去，她虽然一直嫉恨陆鹿各个方面的才能，但此时也不忍看见陆鹿在沉重的打击下颤抖。

周莱把手从口袋里拿出，颤抖着放在陆鹿肩上，把她按到椅子上：“坐下，听我慢慢讲。”

陆鹿双眼直愣愣地望着周莱木然坐在椅子上，她心里已经明白几分，但又不敢相信，等着周莱最